



唐書卷一百三

宋端明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八

蘇世長 京兆武功人 祖彤 仕後魏 通直散騎常侍 父振

周宕州刺史 建威縣侯 世長十餘歲 上書周武帝 帝異其幼 問讀何書 對治孝經 論語 帝曰 何言可道 答曰 爲國者 不敢侮於鰥寡 爲政以德 帝曰 善 使卒學 虎門館 父死 王事有詔 襲爵 世長號踊 不自勝 帝奭然改容 入 隋爲長安令 數條上便宜 大業末 爲都水少監督 漕上

江會場帝被弑發喪慟聞行路更爲王世充太子太保
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將豆盧行襲戍襄
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諭降輒殺之洛陽平始與弘
烈歸帝誅襲而謂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
鹿一人得禽萬夫歛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
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
人亂離以來死亡略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
類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
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爲背
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

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爲勅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
而意之短曰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
曰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
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
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
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旣而笑曰狂態
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郿新經突
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
劫人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
求帝不聽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場帝作邪何雕麗

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
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爲
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馱隋之
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卽其宮加雕
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歷陝州長史天策府
軍諮祭酒引爲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
拒卻賂遺朝廷壯之出爲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
機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
禁乃引咎自撻于廛伍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
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尚書省郎大興帥曰回谷是

子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
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遷荊州長史
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
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弃之徙雍州時
關內饑人相食良嗣政上嚴每盜發三日內必禽號稱
神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
賞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
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
果蔬與人爭利遂止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
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

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往來母犯之載
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平方
質坐事誅引逮之后辨其非良嗣恚謝不能與輿還第
卒年八十五詔百官往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
始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僚壻累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
謝良嗣色泰定曰初不聞有累在荊州時州有河東寺
本蕭譽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
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子踐言官太常丞爲酷吏
所陷死嶺南削父爵沒其家神龍元年復贈司空以踐
言子務元襲爵終邠王府長史

從孫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
計事在府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
新平安定二太守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
車駕至儲侍畢給帝嘉之試大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
御史擢累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齡死帝召弁見延
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中上知
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
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久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改太
子詹事舊制詹事位在太常宗正卿下御史中丞竇參
卑之徙班河南太原尹下弁造朝輒就舊著有司疑詰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四
給曰我已白宰相復舊班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劾奏待
罪金吾有詔原罪坐前以腐粟給邊貶汀州司戶叅軍
是時兄袞爲贊善大夫冕京兆士曹叅軍以弁故貶袞
永州冕信州司戶叅軍袞年老瞋不能視帝閱之聽還
又有稱冕才者帝悔不用而袞以老先還重追冕更問
大臣昆弟可任者左右以王紹之兄紆韓臯之兄羣對
帝乃擢紆右補闕羣考功員外郎冕遂不復用數年起
弁爲滁州刺史卒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讐定當時稱
與祕府埒弁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逋米斷貞元八
年以前凡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弁奏請出以貸貧

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譏其罔君云史大夫裴蘄劾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
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
侍雲起卽奏述性豪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壻私握兵要
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
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通事
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戶
附下罔上爲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姦狀煬帝
屬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等皆
坐免會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

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
竝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
旣而紇斤一人犯令卽斬以徇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
皆膝而進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間且不虞雲起
至旣入境使突厥給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
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
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半賜突
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會百官於廷曰雲起
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
書御史因劾奏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怙寵

妨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少賊不多發兵
官兵少賊衆數見敗北賊氣日張請付有司案罪大理
卿鄭善果奏雲起訾大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大理司
直帝幸江都請告歸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
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時議
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離仍
歲無年蟄屋司竹藍田谷口盜賊羣屯京都椎剽乘夜
竊發重以梁師都嫁情北胡陰計內鈔爲腹心患釋此
不圖而窺兵函洛姦人乘虛一旦有變禍且不細臣愚
以爲不若戢兵務農須關中妥妥士氣餘飽然後議討

伐一舉可定從之會突厥入寇詔總幽寧以北九州兵
禦之得一切便宜改遂州都督益州行臺兵部尚書時
僕射竇軌數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衆雲起數持掣
軌宣言雲起通賊營私由是始隙雲起弟慶儉慶嗣事
隱太子太子死詔軌息馳驛報軌疑雲起有變陰設備
乃告之雲起不信曰詔安在軌曰公建成黨今不奉詔
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士王頗每歎曰韋生
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言孫方質
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地官尚書
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牀自若或曰倨見權

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
邪俄爲酷吏所陷流死儋州沒其家神龍初復官爵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
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
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
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
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
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
計不旋跬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

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
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卽位之明日有獻鷓者不卻而
受此前世弊事柰何行之相國叅軍事盧牟子獻琵琶
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竝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
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
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
妓工待玄武門遊戲臣以爲非詒子孫之謀傳曰放鄭
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請竝廢之以復雅正其
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
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

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汎觀前世
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
澄僚友之選帝大悅卽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
言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弼諧以輔不
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
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初
帝授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羣
臣是時軍興賦歛重伏伽數請釐損帝語裴寂曰隋爲
無道主驕於上臣諂於下下上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
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

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誼臣矣俛首噤默豈朕所望哉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日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蹠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下哉壅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代無君然止稱堯舜者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

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爲無信欲人之信豈可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疏惟義所在臣愚以爲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又表置諫官帝皆欽納太宗卽位封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旣爲天子尚行之乎竊爲陛下不取帝悅曰卿能言朕非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後坐奏囚失

免官起爲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槿倍直與民右丞韋棕劾吏隱沒事下大理訊鞠伏伽曰緣官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棕曰卿不逮伏伽遠矣久之出爲陝州刺史致仕顯慶三年卒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鳳凰天下幸甚又表置諸宮帝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實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卽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

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已弒始爲建德黃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卽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臣

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歛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會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頌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焉虛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興別都之役以產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完定柰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卽日西駕

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內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搖人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

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宮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卽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挺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教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爲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逮問禪萬分

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曰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則善美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爲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惑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而去善小不爲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又上書曰周公資聖人而握沐吐殮下白屋況下周公之人哉殿下睿質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髦兼識政機望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技正可間召代博奕不宜屢也騎射畋游褻戲酣歌悅耳目移情靈不可以御夫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

於此帝知數財正太子頻擢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
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所見正婦人不知如
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卽便誠豔嬖何足
顧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賢才爲寮佐今乃不得進見
將何以朝納誨夕補遺哉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
橐狙擊危脫死嘗聞宮中擊鼓叩閣正言太子出鼓對
玄素破之旣不悛醜德日聞玄素不能已上書曰孔子
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遠臣請以近
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庫官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贊
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及踐祚狂暴日熾

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資雖無
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爲太子驕肆敗度
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
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
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烏能致慈父之
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讒遂成其禍命主以
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爲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
七萬驕奢亡藝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爲工匠之肆旣闕
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
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三
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
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徽美今
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向恐不逮節非拒諫禍
可既乎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玄素坐除名
爲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徙鄧州訖不復親近高宗時
以老致仕麟德初卒始玄素與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
太宗嘗問玄素宦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曰君
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
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
帝侮斬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

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曰流
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不能徒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
見者咸共驚怪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竝
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臣使辭
窮負恥欲責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
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敷內讜言而世長等仇然
獻忠時主方褒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
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
故時時遭斤讓爲所厭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

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寸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亶辭不能傳太子諒矣

贊曰欲惠天下不先以刑罰禁暴而無刑罰又

用刑不以法書曰三苗是謂昏亂其亂也甚矣

唐書卷一百三

唐書卷一百四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二十九

于高張

于志寧字仲謐京兆高陵人曾祖謹有功於周為太師燕國公父宣道仕隋至內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盜起棄官歸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詔授渭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參謀議薛仁果平識褚亮於囚虜中遷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為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

寧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
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
羣臣請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
建議違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慕虛
名遺實患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
旣生士負之卽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爲師傅日聞正
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啟其
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
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
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

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
卿彊起爲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
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爲今東宮乃
隋所營當時號爲侈麗豈容復事磨礱彩飾於其間丁
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
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
宮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
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曰
奄官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託親近爲威權假出納爲
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

齊任鄧長顓爲侍中陳德信爲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顛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轅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爲怪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舊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志寧懷不能言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親以闕溫清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恕愛之意又突厥達哥支等人狀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令望有損盛德況引內閣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于承基往刺

之二人者入其第見志寧憔悴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知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宮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勉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監修國史永徽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无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爲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衡山公主旣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

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爲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
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
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四年隕石十八于馮翊高宗
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修來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
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
固有自然非一繫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爲福
也俄遷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
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
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

以與田人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
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褚遂
良固爭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己銜之後
因殺无忌坐免官出爲榮州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
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諡曰定後追復左光祿大夫太子
太師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薦達
也爲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禮典皆與論譏賞賜以巨
萬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
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
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

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曾孫休烈

休烈機鑒融敏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開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歷祕書省正字吐蕃金

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祕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喪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

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疆征伐競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求良稽願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累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楊國忠爲宰相斥不附己者出爲中部郡太守肅宗立休烈

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修史宰相李揆矜已護前羞與同史任爲等列奏徙休烈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

撰以果下之休烈安然無屑意乾元初始詔百官元日
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休烈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
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
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代宗嗣位甄別名品元載
稱其清諒拜右散騎常侍兼修國史加禮儀使遷太常
卿累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要不治產性恭
儉仁愛無喜愠之容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年老篤意
經書嗜學不厭妻韋卒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詔贈
韋國夫人葬給鹵簿鼓吹歲中休烈亦卒年八十一帝
爲歎息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元遺謁者就第宣慰爲儒

者榮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爲翰林學士益天寶初
及進士第肅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肅子敖字蹈中擢
進士爲祕書省校書郎楊憑李鄴呂元膺相繼辟幕府
元和初拜監察御史五遷至右司郎中進給事中左拾
遺龐嚴爲元稹李紳所厚與蔣防俱薦爲翰林學士李
逢吉誣紳罪逐之而出嚴爲信州刺史防汀州刺史敖
封還詔書縉紳意申嚴枉及駁奏下乃論貶嚴太輕衆
皆嗤譏逢吉乃厚敖三遷至戶部侍郎出爲宣歙觀察
使敖修謹家世用文學進初爲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
明不選物以自容名益減卒贈禮部尚書四子球珪瓌

唐書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
琮皆清顯琮知名龐嚴者字子肅壽州壽春人第進士
舉賢良方正策第一拜拾遺辭章峭麗累遷駕部郎中
知制誥坐累出復入稍遷太常少卿大和五年權京兆
尹彊幹不阿貴勢然貪利溺聲色卒于官
琮字禮用落魄不事事以門資爲吏久不調駙馬都尉
鄭顥獨器之宣宗詔選士人尚公主者顥語琮曰子有
美才不飾細行爲衆毀所抑能爲之乎琮許諾中書舍
人李潘知貢舉顥以琮託之擢第授左拾遺初尚永福
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七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
夫更詔尚廣德公主咸通中以水部郎中爲翰林學士

遷中書舍人閏五月轉兵部侍郎判戶部八年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爲韋保衡所構
檢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僖
宗以太子少傅召未幾復爲山南節度使入拜尚書右
僕射黃巢陷京師以病臥家巢欲起爲相琮辭疾賊迫
脅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宰相義不受污賊遂害之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蓆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
仕隋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
人戰禽之斬首以祭賊衆畏伏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
與武陟李厚德將其衆降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叅軍貞

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
五事以爲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
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
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者也
宜擇溫厚修絜者任之敦樸素革浮僞使家識慈孝人
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昵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
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
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母使
殫惜其力母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
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彊本弱支之義也至

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爲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勲戚之
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
之競爲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
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
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輜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
及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
然後督責其効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
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旣同當
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彝法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
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

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爲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况其清鑒焉久之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進爵修縣公永徽初加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號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諡曰憲官給轎車歸葬於鄉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儀貶嶺表不卹其罪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隋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爲王世充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

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擢制舉乙科改陳倉尉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銳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遷給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尙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

茲事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奚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謂曰吾乃送公衣錦過鄉邪令有司祠其先墓行成薦里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等皆以學行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可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詣行在帝見悅甚賜勞尤渥還爲河南巡察大使稱旨檢校尚書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

國對百寮日決庶務旣爲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爲忠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卽位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人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已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賜宮女黃金器敕勿復辭行成固請帝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

去邪泫然流涕行成惶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尚書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三遣使賜內衣服尚宮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諡曰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宗廟廷族子易之昌宗本桂源下世其子昌宗亦承其業昌宗之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既冠頎皙美姿製音技多所曉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自進易之材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

百段給奴婢橐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朝朔望追贈父希臧爲襄州刺史母韋母臧竝封太夫人尚宮問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私侍臧昌宗與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筆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聖歷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閭朝隱薛稷員半千爲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擣博爭道爲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

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卽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有六人譔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后旣春秋高易之兄弟顓政邵王重潤與永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縊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等臯易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戩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爲耐久朋后問孰爲證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庭辯皆不讎然

元忠說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賊狼藉御史臺劾奏之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已參鞠而司刑正賈敬言窺望后旨奏昌宗彊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彥範進曰昌宗賊四百萬尚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卽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后久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進見惟昌宗等待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爲不軌事然小人疏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史中丞宋璟亟請按攝后

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更敕司刑卿
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云昌宗應原璟執奏昌宗法當
斬后不答左拾遺李邕進曰璟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
后終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暉等率羽林兵迎皇
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
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鬻取之一夕盡坐流貶
者數十人天寶九載昌期女上表自言楊國忠助之詔
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贊曰干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
之明雖七首堪曾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
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
長厚君子哉

禮常科

唐書卷一百四考證

唐書卷一百五 忌曰今其孫媚其母庚地至代何準對
 不如宋夫端明夫殿惜學士問宋引祁海撰兼錄
 無列傳第三十盟而文據請報請發信之帝簡祿燭血
 以又長孫褚韓來李上官出入趙因並尚書古與娘突
 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進
 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
 比部郎中上黨縣公皇太子建成毒玉玉病舉府危駭
 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芽敗不旋踵矣夫就夫詐者
 遺細行周公所以紕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
 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為子

孝爲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爲孝乎塗廩弗下得爲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恭李孟嘗討難平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卽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又少相友善倚日厚常出入臥內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歃血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

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無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示羣臣曰朕子幼無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聞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無忌亦自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

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
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無忌固讓詔答曰黃帝得力牧
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
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
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况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
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明靈之祐賢佐之力
克翦多難清寓內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
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無忌等義
貫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宇用
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爲趙州刺史以趙爲公國房玄齡

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李靖濮
州刺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
刺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觀州刺史王
河間尉遲敬德宣州刺史國於鄂李勣蘄州刺史國於
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襄程知節普州刺史國於盧
劉弘基朗州刺史國於夔張亮澧州刺史國於郢凡十
有四人餘官食邑尚不在無忌等辭曰羣臣披荆棘事
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
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爲藩翰而薄
山河之誓反爲怨望朕亦安可彊公土宇邪遂止後帝

幸其第自家人姻婭勞賜皆有差久之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立齡勸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卽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卽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無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五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

傅官聽罷太子太師遙領揚州都督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

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無忌頤無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無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卽位因祕不發喪請還宮太子卽位是爲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爲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

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無忌已數諫卽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旣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傳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無忌姦雄天下所

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卽急恐攘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爲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爲戎首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無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爲失今無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生變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

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沖等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卽黔州暴訊無忌投繯卒沖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期親皆謫徙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旣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

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初無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均爲綺氏令無忌從父敞字休明隋煬帝爲晉王敞以庫直從敗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淫原獸可乎王遂止卽位頗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籞高祖入關率子弟謁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爲杞州刺史貞觀初坐受賕免太宗以后屬歲私給稟償其費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諡曰良陪葬昭陵

從父弟操字元節父覽爲周大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史從秦王征討嘗侍旁與聞祕謀徙陝州城中無井人勤于汲操爲醜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遺愛服除封樂壽縣男爲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永徽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諡曰安葬給鼓吹至虞罷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兄爲韓瑗妻無忌得罪詮流嶺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滿者工書善騎射力搏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爲涼州長

史嘗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之貶許敬宗懼持滿才能仇己追至京屬吏訊榜色不變曰身可殺辭不可枉吏代爲占死獄中無忌族叔順德罪銷流寓順德仕隋爲右勳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爲高祖親厚太宗將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聲備賊至數萬人乃結隊按屯大將軍府建授統軍從平霍邑臨汾絳郡有功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通將奔洛陽順德跳追桃林執通以獻遂定陝縣以多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宮女詔宿內省俄以受賕爲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

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李孝常謀反坐與交削籍爲民歲餘帝閱功臣圖見其像憐之遣宇文士及視順德順德方頽然醉遂召爲澤州刺史復爵邑順德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撻無所容遂爲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坐累還第喪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

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遣使弔之贈
荊州都督諡曰襄貞觀十三年封邳國公永徽中加贈
開府儀同三司開國公孫承恩容姿爲貞吏前陳史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爲薛舉
通事舍人仁杲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
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
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
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
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大微犯郎位遂良諫
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

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
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
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
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
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
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
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
氏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
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爲

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簡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

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劫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食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

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
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
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
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无忌
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飛雉
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振子
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振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
霸王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鷄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
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
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

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爲萬
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
貴之也延陀曩一俟斤耳因天兵北討蕩平沙塞威加
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爲餘寇不可無會長故璽書鼓纛
立爲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
旣開許爲御北門受獻食今一朝自爲進退所惜少所
失多虧信夷狄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
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可北敗
芮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
使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

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旌雲輶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擻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虺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

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郟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筐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旣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誦諍不可帝志取西域寘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

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
母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
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
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
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
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
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
帝旣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
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

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
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
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
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
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
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
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
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
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
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齡

勩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在陛下
下方草土號慟臣卽奏請卽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
抱臣頸臣及無忌請卽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謚臣力
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
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
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
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
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
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寔愛州二男一孫耐咸通九
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

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
天中突厥圍北廷詔璆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
史拜禮部員外郎而氣象凝挺不減在臺時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
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爲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
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
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
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遷黃門侍郎俄
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進侍中兼太子賓客王后
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

唐書卷一百五 列傳 十四
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帝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况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况被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孛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傅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

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是貶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無忌死義府等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卽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及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遺詔復官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二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爲鳳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宇文化及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 第五十五
難闔門死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爲文章善議
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
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爲
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
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爲之兼崇賢館直
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
士監修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遷中書
令檢校吏部尚書帝將以武氏爲后濟諫曰王者立后
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
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妣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

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爲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
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
員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謾言濟等忠
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仄請加賞慰而實銜之帝示濟
及瑗濟等益懼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爲侯帝嘗從
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
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
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卽有食夏不奪蠶工卽
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丁歲
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賞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二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 七
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
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絀刑罔
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胄而馳賊沒焉年五十
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輜還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
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行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
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
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
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爲通
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濟異母兄恒上元中爲黃門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父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

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
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
有種耶昶以不悉厥職致此人此莫能與也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
原尉李勣爲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
甚禮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
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
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
處俊固爭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宮臣罪庶子薛
元超等皆蹈舞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

必鯁切不回宅無正寢弟義璉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
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
義璉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哉答
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與旣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
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義琰改葬
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
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歸
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
初起爲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子巢幼豪
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拘之絕其交游後世走

闕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
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義琰從祖弟義琛
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
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
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爲加七階
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
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琛再
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
遷刑部侍郎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
鄧義琛恐流徙不還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 九
刺史子綰爲柏人令有仁政縣爲立祠世譜晉錄世世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爲隋江都宮副監大業
末爲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爲沙門服淺工文
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
祕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橐宴私未嘗不預轉起居
郎高宗卽位爲祕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
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筵羽鶴鷺
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爲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
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爲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

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
堪又引道士行狀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
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
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
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
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
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
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
而帝拱手矣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中宗
時爲昭容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

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禁國公與芝黃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
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日誅斥忍而不省
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味鳴晨胙移后家可不哀
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法不可
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
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唐書卷一百五

唐書卷一百五考證

長孫無忌傳鄭仁恭○舊書作鄭仁泰

倫一門三考
杜正倫相州
名表直秦王府
員外郎帝勞
於宗姬故人
俄遷給事中知

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贊曰高宗之不肖可與為治邪內幸與除中幼讒言以
 无忌之親遂良之心行命大臣以謀斥忍而不省
 反天之剛庶幾一也中庶幾我主門人何之謂死法不可
 哉天以女戎國出而與謀我主門人何之謂死法不可
 支然理亦義也
 江夏書吳王伯玉
 是將無忌書漢才恭○唐書非漢才恭

唐書卷一百五考證

唐書卷一百六文
 貞觀宋式端十明之殿之學日士言宋半祁八撰五人
 貞列傳第三十
 臨五杜正崔高郭趙楊盧並劉李孫邢五倫吾良也未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木人而正
 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為世歆美調武騎尉太宗素知
 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
 員外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
 於宗姬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有以稱吾舉者
 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

唐書卷一百六 列傳
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之言失非
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賜綵緞二百進累
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爲設宴
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領有逆鱗嬰
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禔闕失朕其慮危亡
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太子監國
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
有就德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
於朝以佐太子慎之勗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
間情僞無不嘗及卽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况

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
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
是曉太子冀裨益之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
子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辦治稱後太子稍失道
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徙其語
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
子卽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
下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出爲穀州刺史再貶交州都
督太子廢坐受金帶流驩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顯
慶元年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

品又兼度支尚書仍知政事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
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
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晚附正倫同撫義府釁缺義府使
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惡之出正倫爲
橫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正倫卒于貶正倫與城南諸杜
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
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旣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
利人旣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
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歸謂
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無子以兄子志靜

爲嗣從子求仁從孫咸皆顯名

求仁有雅才永淳中授監察御史坐事爲黜令與徐敬
業舉兵爲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

咸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牂柯反咸監軍出討
賊保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士示不欲戰陰
伺之時旱暑風熾咸縱火譟而前賊眩怖相失自騰踐
死擒其酋遂平之遷侍御史出爲汾州長史開元中爲
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睦州司馬

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鄆陵人仕爲左千牛稍遷靈州司
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

唐書卷一百六 列傳
賊知溫表徙河北虜不樂遷將軍契苾何力爲言乃止
知溫固請疏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
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徙且怨
公今地膏腴衆孽夥更荷公恩皆再拜四遷蘭州刺史
党項羌三萬人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知溫披闔不
設備羌怪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
衆善才欲遂窮追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
復深草木荒延萬分一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
五百贈知溫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邪累遷尙書左丞
轉黃門侍郎脩國史永隆初以秩卑特詔同門下三品

兼脩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諡曰
忠子泰之開元時爲工部尙書諤之爲將作少匠與誅
二張功封博陵縣侯實封戶二百終少府監兄知悌亦
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玄等同賜飛白書
贊而知悌敬玄以忠勤見表遷尙書左丞裴行儉之破
突厥斬泥孰匄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襄慰將士
佐行儉平夷寇有功終戶部尙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補越王府參軍遷費令與
丞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入擢秘書郎弘文館
直學士嘗覆弈誦碑無謬者三遷蘭臺大夫孝敬在東

唐書卷一百六 列傳
四
宮與司文郎中賀敬司經大夫王真儒並爲侍讀得告
還鄉里嘆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卽移病去俄拜壽
州刺史其治尙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
旣乃錄獄訟考耕餉勤墮以爲常遷正諫大夫黃門侍
郎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太子左庶子是時崔
知溫劉景先修國史故智周與郝處俊監蒞久之罷爲
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
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槩授右散騎常侍請致仕聽之卒
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諡曰定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
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

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
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
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
躡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
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叅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
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旣仲覽卒而濟等益顯智周所
善義興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
少弱蔣侯宦不達後且興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繪往見
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
子洌渙皆擢進士洌爲尙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

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牋云番爲書以貽其副云
挺之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栢千餘渙終禮部尙書封
汝南公洌子鍊渙子銖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時由進士署第歷中書舍人
弘文館學士永隆中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
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
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永淳中眞遷中書侍郎執政久
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
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梗寇
師數出坐費糧貲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能得其巢穴

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遲
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
與正一合帝納之武后專國罷爲國子祭酒出檢校陝
州刺史與張楚金元萬頃皆爲周興所誣構殺之籍入
其家妻息流放文章無存者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大將軍肅之孫蚤喪母
事父篤孝通書傳仕隋爲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
楚之白爲詹事府主簿太宗時預論撰錄勤絲太子舍
人進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移病出爲萊州刺史稍
遷太子右庶子父事兄弘安俸祿歸之不敢私弘安卒

哀慟過期奉嫂謹甚撫兄子慈均所生會太子廢免官
俄拜光州刺史永徽初入爲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於
是宰相弘文館學士太學生皆在弘智舉五孝諸儒更
詰辨隨問酬悉舌無留語高宗喜曰試爲我陳經之要
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
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爲
學士卒年八十二諡曰宣弘安亦終國子祭酒曾孫矜
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反以縣歸徙襄城主簿賜
牙緋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爲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
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詡爲

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
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
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
哀來章孝皆爲出涕云

崔敦禮字安上祖仲方在隋爲禮部尙書其先博陵著
姓魏末徙爲雍州咸陽人敦禮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
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嘗持節幽州
召廬江王瑗瑗已舉兵執之脅問朝廷事敦禮不爲言
太宗壯之還除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擢中書舍人四
遷兵部侍郎出爲靈州都督召還拜兵部尙書詔撫輯

回紇鐵勒部姓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置祁連州處其餘衆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爲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敦禮通知四夷情僞其少慕蘇武爲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永徽四年拜侍中監脩國史累封固安縣公進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宮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弟餘慶時爲定襄都督府司馬召使侍疾卒年六十一高宗爲舉哀東雲龍門賻布祕器尤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昭陪葬昭陵餘慶位亦至兵部尙書

楊弘禮字履莊隋尙書令素弟之子雅與玄感不協嘗表其必亂玄感誅父岳繫長安獄煬帝使赦之比至岳已死高祖卽位以素有功于隋詔弘禮襲清河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遂良敬宗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還司農卿爲崑丘道副大總管破處密殺焉耆王降馭支部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會帝崩大臣疾之下遷涇州刺

史永徽初追論其功遷勝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都督諡曰質弟弘武大蘇嘗與密謀害王糾婚吏弘武少脩謹永徽中累為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自荊州司馬擢司戎少常伯從帝還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亦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弘武無他才特謙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卒贈汴州刺史諡曰恭三子元亨元禧元禕元禕安始獻帝封之北至元禧為尚舍奉御善醫武后所信愛嘗忤張易之易之

奏素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可供奉后乃詔素及兄弟有子若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貶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資州刺史元禕梓州司馬易之誅復任京官並至刺史纂字續卿弘禮族父大業時第進士為朔方郡司法書佐坐立感近屬廢居蒲城高祖度河上謁長春宮遷累侍御史數上書言事稱旨除考功郎中貞觀初為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告女子袁妖逆者纂按之情不得袁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過誤當宥乃免後為吏部侍郎有俗才抑文雅進黠吏度時舞數以自進終戶部尚書贈幽州都督諡曰恭纂從子昉

武后時爲肅機宇文化及子訴治先蔭昉方食未卽判
遽曰肅機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寃而求食乎昉怒取牒
署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可乎人服其敏終工部尙書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隋散騎侍郎思道之孫父赤
松爲河東令與高祖雅故聞兵興迎見霍邑拜行臺兵
部郎中終率更令范陽郡公承慶美儀矩博學而才少
襲爵貞觀初爲秦州叅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辯擢考
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敘夏商
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兼檢校兵部侍
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尙書臣掌之爲出位帝不許

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歷雍州別駕尙書左丞高宗永
徽時坐事貶簡州司馬閱歲改洪州長史帝將幸汝湯
泉故拜汝州刺史顯慶四年以度支尙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坐調非法免俄拜潤州刺史拜刑部尙書以金紫
光祿大夫致仕卒臨終誠其子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
吾死斂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
木槨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贈幽州都
督諡曰定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
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
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止其能著人

善類此弟承業承泰承業繼爲雍州長史尚書左丞有能名鴻漸中不以示其人無斷也更曰非也鴻又承承泰字齊卿長安初爲雍州叅軍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齊卿曰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父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盤屋尉田崇璧新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後皆爲通顯巨人及拜幽州刺史而張守珪隸果毅齊卿厚遇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而果然喜飲酒踰斗不亂寬厚樂易士友以此親之終太子詹事廣陽縣公承慶從孫藏用別有傳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時爲內史舍

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唐沿隋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銓錄咸以爲宜論者方隋高孝基祥道少襲爵歷御史中丞顯慶中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旣世職乃釐補敝闕上疎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爲四等第一付吏

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三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畧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况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寢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勸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

以下至草野審加按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尙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會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爲官人敝乃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

門遂格稍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歔累嘆奏決日爲再不食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冤滯兼沛王府長史麟德元年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憂畏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坐與上官儀善罷爲司禮太常伯高宗封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祥道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爲常伯屬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八坐用九卿無乃徇古名忘實事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王元禮亞獻祥道終獻禮成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宣

子齊賢襲爵繇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鷄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鷄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累遷黃門侍郎脩國史永淳元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代裴炎爲侍中辨炎不反后怒左遷晉州刺史道貶吉州長史永昌中爲酷吏所陷繫州獄自經死沒其家建中三年贈太子太保齊賢三世至兩省侍郎典選從父應道吏部郎中從父弟令植禮部侍郎凡八人前後歷吏部郎中員外世以爲罕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幸梁令植孫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雅爲常袞盧杞

所厚薦授監察御史普王討李希烈表爲元師判官德宗居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梁州改中書侍郎帝遇之善然無它才能容身遠罪而已貞元初以疾自乞罷爲戶部尙書卒贈太子太傅父諫李敬玄亳州譙人該覽羣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祕書讀之爲人峻整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遷古肅機檢校太子右中護拜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禕爲造姓歷狀式銓簿鉗鍵周密

病心太勞死敬玄因其法衡綜有序自永徽後選員寢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彊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諭書判叅舛及殿累本末無少繆天下伏其明杭州叅軍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贓抵罪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爲鄭州司功叅軍後至祕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鑒拔率若此咸亨二年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進吏部尙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

家高宗知之不能善也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
劉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請敬玄數持異由是有隙因
奏河西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辭以非將帥才且仁軌
逞憾故疆臣以不能帝厭之因曰仁軌若須朕朕且行
卿安得辭乃拜洮河道大總管兼鎮撫大使檢校鄯州
都督統兵十八萬代仁軌與吐蕃將論欽陵戰青海使
劉審禮爲先鋒虜敬玄按軍自如審禮戰歿尙首鼠
不進乃頓承風嶺又阻溝淖莫能前賊屯高壓其營偏
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擊賊敬玄始得至鄯州又戰涅
川遂大敗數稱疾求罷歸許之既入見不引謝卽還府

視事帝察實不病貶衡州刺史久之遷揚州長史卒官
贈兗州都督諡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二
子思冲守一思冲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
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見殺籍其家守一郟令孫紳別
傳思冲對奉本情思冲自出補盡上規中道實
敬玄弟元素爲武德令刺史李文暕橫調民黃金造常
滿尊以獻官屬無敢諫元素固爭文暕爲少損更以私
財助之延載初繇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爲武懿宗所構與綦連耀等同誅神龍中追洗
其辜思冲思冲造姓人矣思冲思冲造姓人矣思冲思冲造姓人矣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姿貌魁秀有幹畧隋大業末從裴
仁基討淮賊手劔賊酋傳行在後歸李密密分麾下兵
使守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侯將軍封滕縣公詔將
兵擊劉武周因判并州總管府司馬裴寂失律齊王元
吉棄州遁德威總留府事賊薄城民皆叛附賊遂爲武
周所獲使率本部徇地浩州得自拔歸盡上賊中虛實
高祖嘉納改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平洛陽
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
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
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寔

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
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
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後
遷刑部尚書檢校雍州別駕詔至齊州按齊王祐獄還
半道聞祐反入據濟州詔德威就發河南兵經畧之會
母喪免旣除爲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官年七十一贈
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襄陪葬獻陵德威於閨門友
睦爲人寬平生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藏貞文詩
子審禮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
審禮尙少自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

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
吾一顧念疾輒問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
徒跣血流行路咨嘆服除當襲爵讓其弟不聽見父執
必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弟延璟爲聞友得祿多資
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
無間言遷工部尙書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三年吐蕃
寇涼州副中書令李敬玄討之遇虜青海上與戰敬玄
逗撓不前審禮敗爲虜執其子尙乘直長殆庶及延景
詣闕待罪請入賊以贖有詔審禮徇忠以沒非有罪宜
各還職特詔殆庶弟易從省之旣至而審禮卒易從晝

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
見者流涕審禮贈工部尙書諡曰僖
延景字冬日終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尙書右
僕射陪葬乾陵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永昌中
爲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
爲長吏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
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
子昇年十餘歲流嶺表六道使誅流人昇以信愛爲首
領所庇免後易姓溫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
叅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

隸軍開元中累擢中書舍人太平公主與高宗異道文善草
審禮從弟延嗣爲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
史固守俄而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吾世蒙恩今城
不守所負多矣詎能苟生爲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
黨魏思溫救止繫江都獄敬業敗錄忠當敘以裴炎近
親裁遷梓州長史轉汾州刺史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
人惟劉蕡韓愈長安人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
孫處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
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帝得其書咨嘆之擢中書
舍人高宗卽位中書令杜正倫請增舍人員帝曰處約

無人足辦我事止不除以論譏勞數賜段物再遷司禮
少常伯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爲少司
成以老致仕卒子佺延和初爲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
兵十二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悌
領之次冷硯楷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多沒佺氣褻乃
給言天子詔我招慰奚楷洛違詔妄戰當斬遣人謝大
酺大酺曰審爾願出天子賜明不欺佺孳聚軍中幣萬
餘疋悉袍帶并與之大酺知佺詐好語勸引還而佺部
伍離沮奚逼之大敗死者數萬佺以悌同見獲送默啜
所殺之錄佺全琳人與魏恩高千貢壽春裴對貴其以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與歷陽高子貢壽春裴懷貴俱以博學聞咸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卽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旣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不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繇發揮天資使濬哲文明哉今史旣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衛耽誦致勞比苦風虛奉旨下恩旨不許彊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垂廢學緒觀尋求請良符宿志

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兒此直臣也遂授之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內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柰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邪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爲人所移后喜賜帛宗秦客

以姦賊抵罪文偉坐所善貶珍州刺史會它使者至文
偉內悸自經死

高子貢善太史書與朱敬則善擢明經歷秘書省正字

弘文館直學士不得志因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弟敬猷

統兵五千逼和州子貢率鄉人數百拒之賊引去以功

擢朝散大夫為成均助教東莞公融嘗為和州刺史從

子貢受業及融謀舉兵令黃公譔見子貢推為謀主書

疏往返因結諸主內應謀泄坐死

唐書卷一百六

唐書卷一百六考證

崔知溫傳贈幽州大都督○舊書贈荊州大都督

高智周傳子繪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

○舊書繪子挺

唐書卷一百六考證
崔知溫傳贈幽州大都督○舊書贈荊州大都督
高智周傳子繪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
○舊書繪子挺

以高麗抵罪文偉之新齊既於州刺史會七使者至文
微內傳自經死

高子實善人

高子實善人

高子實善人

高子實善人

高子實善人

高子實善人

高子實善人

高子實善人

唐書卷一百六考證

唐書卷一百七

劉北宋初端然明貴殿學士

可列傳第三十三

木氏傳呂陳苦音暴安

傳弈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弈

今茲熒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熒惑之舍

烏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為災諒怒俄及敗弈以對免

徙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會令

庾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恥以術宦薦弈自

代弈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為恨於是人多儉

仁罪奔遽且忿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奔謂承亂世之
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皇帝廢之咸池六英堯
不相汭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己日乃孚革而
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
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
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壘傷弓之鳥驚曲
木况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
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
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
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

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鑿
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
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
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爲然奔獨是之爲衆沮訛不得行
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
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
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
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
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
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

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昔褒姒一女營惑幽王能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旣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嬙陽讒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奔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

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帝善弈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初九年太白躔秦分弈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卽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弈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蠟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弈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傳弈青山白

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
妖胡之法慎勿爲吾死當俛葬奔雖善數然嘗自言其
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爲
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奔云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
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
書令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
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
契卽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
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少通

其畧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卽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
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
傳書多謬僞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
訛掇可用者爲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
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
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
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剟其三篇卜宅篇曰
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
大壯殷周時有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
世乃有五姓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爲天下萬

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是以音相諧附至柳爲宮趙爲角則又不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師說爾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寢多然管蔡邴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酆郇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巨爲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

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嘗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危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

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借驛馬身剋驛馬三刑法
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自爲人庭弱楚陋而詩言莊
公曰猗嗟昌兮頽而長兮美且揚兮巧趨踰兮唯向命
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世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
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借祿
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被驛馬三刑身剋驛馬
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
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
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
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卽位年十六末年八月

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
歲丁未爲借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於法無官又
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
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
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
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
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
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
不驗葬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

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貿遷不可知石泉頽齧不可常是以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弔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

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己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卽平旦而壻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壻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壻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支與禮

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
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
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臧孫有後于
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絕嗣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葬
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葬竝在
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
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
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
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

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
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
巫所欺忘擗踊荼毒以期徼幸於是相塋隴希官爵擇
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
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數禮俗不可以法七也帝又詔造
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陳圖屢稱旨擢太常丞麟德中以
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預修書及著述甚多子方毅七
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長爲右衛鎧
曹參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
玄酒生芻祭路隅世共哀之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世高貲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卽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爲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蕃西老千里贏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

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饉百姓荐飢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贏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尤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癯弊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鑿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眊遺噍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爲盜賊揭挺叫嘑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

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亦存夫去禍
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
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層鉅萬之倉洛
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
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抔粟陛下何與過之武后奇其才
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
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
后興明堂太學卽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
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
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

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
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遂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
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顛頊唐虞不敢荒寧其
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廼命羲和欽
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
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
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
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
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
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哀哉近隋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禮志
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
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
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
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
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爲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
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
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
人倫捨此則無以爲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
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
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

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爲唐
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
令而成之廼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
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蠶
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
修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
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
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期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
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
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

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於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奈何爲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輜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

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

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畧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

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

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烏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旣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爲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饑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

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卹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爲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爲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躋以待陷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興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罅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

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
其餽一旬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
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
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繇甘涼士馬
彊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致
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
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
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
世爲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
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

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
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
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獍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
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
立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
迺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
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
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
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
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

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
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
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
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
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
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
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
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
崇真姦賊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
六驗也蜀士尪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

戎不卽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
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爲務
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狗貪夫之議
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關隴弊
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
夫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
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
善爲天下者計大而無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
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
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六措刑二

官入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
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爲政之要凡大
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
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
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
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羣罪天下蒙慶
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鈎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
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赦法慎罰省白
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
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

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
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
以爲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
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
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
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
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
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
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
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

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寒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狗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

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胄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

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畧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歷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

聞者爲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爲法大歷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王無競者字仲列世徙東萊宋太尉弘之遠裔家足于財頗負氣豪縱擢下筆成章科調樂城尉三遷監察御史改殿中會朝宰相宗楚客楊再思離立偶語無競揚笏曰朝禮尚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徙無競太子舍人神龍初詆權幸出爲蘇州司馬張易之等誅坐常交往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與趙元忠同趙元者字貞固河間人祖挾號通儒在隋與同郡劉焯俱召至京師補黎陽長徙居汲元少負志畧好論辨來游雒陽士爭慕嚮所以造謝皆縉紳選武后方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詵宋之問崔璩等共諡昭夷先生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恠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闈以脂澤汗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雷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文于言其體替煥

以謂張氏對之必替替不貝泰山難替不聞靈靈于最
替之論於之卒為教人請對不用四體蘇生望於氣開
蘇如麻者大丑宗室齊敬長孫所奉之辭于最亦以生
贊曰于昂為先武典博望大學其言其高殺可部笑司
宋之間皆難善其益學英武坐

唐書卷一百七 不州下卒十四止其文懸示忠孟

唐書卷一百七考證

陳子昂傳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為涕縣令段簡
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

賂捕送獄中死○ 臣德潛 按舊書子昂父在鄉為縣

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因事收繫獄中憂
憤而卒據舊書是子昂之歸父未死也且無廬冢事
兩書情事不一

唐書卷一百七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

其地宋端明殿學士宋無邪撰文吏

列傳第三十三

劉裴妻劉裴妻裴世裕以裴對替曹而裴果實裴坐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

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河南

道安撫大使任瓌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橐為竄定

數言瓌驚異赤牒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

尉魯寧者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

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

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爲剛正更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纔十室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褒納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爲李義府所惡出爲青州刺史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衣隨軍初蘇定方旣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

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衆并發新羅兵爲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旣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招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

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
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猜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
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時
賊守眞峴城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拔堞比明入之遂
通新羅饒道而豐果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倭丐援會
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
諸將議所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盍先擊之仁軌曰
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
城賊巢穴羣凶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
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隆繇熊津白江

會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爲丹扶
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
衆與倭人降獨酋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始定方破
百濟酋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
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効卽給鎧仗
糧糈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
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功尙何疑二人訖
拔其城遲受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仁師等
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殪屍如莽仁
軌始命瘞埋弔祭焉葺復戶版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

復防堰賑貧貸乏勸課耕種爲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畧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勞曰若本武將軍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之辭非臣所能帝歎賞之超進仁軌六階真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賚妻子璽書褒勉先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歿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叙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率得避免所募皆停劣寒憊無鬪志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賚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帝乃以隆爲熊津都督時劉仁願爲卑列道

摠管詔率兵度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畧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畢獲等級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但知準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臣之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願爲不忠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乃請所頒歷及宗廟諱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太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僖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爲大司憲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功封樂城

縣男總章元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浪江道總管副
李勣討高麗平之以疾辭位進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
俄召爲隴州刺史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
脩國史咸亨五年爲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
兵絕瓠蘆河攻大鎮七重城破之進爵爲公子及兄子
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
俄拜尙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仍知政事吐蕃入寇命
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永隆三年加太子少傅數乞
骸骨聽解左僕射帝幸東都太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
薛元超留輔及太子赴東都又詔太孫重照留守仁軌

副之武后臨朝復拜左僕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事
上疏辭疾因陳呂后祿產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
齎璽書慰勉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
五詔百官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
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
故如布衣時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
及拜大司憲異式尙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
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旣執政薦爲司元大
夫然官由州縣至宰輔善致聲譽得吏下歡心及鎮洮
河奏請機急多爲中書令李敬玄抑卻仁軌乃表敬玄

爲師以代已果覆其衆裴炎下獄仁軌方留守京師郎將姜嗣宗以使來因語炎事且曰炎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知邪曰知及還表嗣宗知炎反狀不告武后怒拉殺之子濬官太子舍人垂拱中爲酷吏所殺中宗卽位以仁軌有東宮舊再贈司空濬子晃開元中爲給事中表請立碑追諡曰文獻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隋光祿大夫自王世充所謀歸國被害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幼引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

昇以術遷長安令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從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祕議大理袁公瑜摘語昭儀母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爲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與李敬玄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改秦州右軍並受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

道到四手妹氏
唐書卷一百八
列傳
六
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
路出三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
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磔晝冥導
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
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
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
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
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
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
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

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
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
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
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匐道
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
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遣
勞宴日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
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三職卽拜禮部尙書兼檢校
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二
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
七
係踵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
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入萬合西軍程務挺
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
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
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
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
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
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
營塹壕旣周行儉更命徒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
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

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
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
勝計僞可汗泥熟匄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禽大首
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旣還阿史那伏念僞稱
可汗復與溫傅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
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欵且請縛
傅自效行儉祕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
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
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旣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
悉平帝悅遣戶部尙書崔知悌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

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爲程務挺張虔勗脅
逐又磧北回紇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傳於都
市行儉之功不錄封聞喜縣公行儉嘆曰渾濬之事古
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
年十姓突厥車薄叛復爲今牙道大總管未行卒年六
十四贈幽州都督諡曰獻詔皇太子遣官護視家事子
孫能自立乃停中宗卽位再贈揚州大都督行儉工草
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祕愛其法賚物良
厚行儉每日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
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撰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

又爲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詔武
承嗣就第取去不復傳行儉通陰陽歷術每戰豫道勝
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勳謂曰二君後皆掌
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
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
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嘿可至令長餘皆
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崔智晉王方翼
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爲世名將
儉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
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

匍獲瓌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碼碯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帝賜都支資產皿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子光廷

光廷字連城早孤母庠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宮爲御正甚見親寵光廷由是累遷太常丞以武三思壻坐貶郢州司馬開元中擢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靜默寡交游雖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旣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玄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

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廷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爲大贄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東封還遷兵部侍郎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遷黃門侍郎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

士撰搖山往則維城前軌三篇獻之手制褒美詔皇太子諸王於光順門見光廷謝所以規諷意光廷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脩經光廷等作傳書久不就時有建言唐應爲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普議光廷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罷之二十年封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爲知命卒年五十八贈太師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

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廷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爲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廷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廷手素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罷之光廷所引盡斥外官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諡曰克平時以爲希嵩意帝聞特賜諡曰忠憲詔中書令張九齡文其碑
子禎以蔭仕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禎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立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禎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

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俄授祠
部員外郎卒申主史闕以薦之宗如容博之臨對命
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三萬畝以治行賜
金紫服代第五琦爲度支郎中卒諡曰節子均

均字君齊以明經爲諸暨尉數從使府辟經經以才顯
張建封鎮濠壽表團練判官時李希烈以淮蔡叛建封
扞賊均參贊之以勞加上柱國襲正平縣男遷累膳部
郎中擢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就拜荆南節度使劉闢叛
先騷黔巫脅荆楚以固首尾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
望風奔却加檢校吏部尙書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

竇文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卧内自謂待已至厚徐觀
後榻有頰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
官李約上疏斥均爲文場養子不可汙台輔乃止元和
三年入爲尙書右僕射判度支旨唱授按送印皆尙書
郎爲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廷下御史中丞左
右丞升階答拜時以爲禮太重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郇國公以財交
權倖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
空若士元師爲濼察時史會也蕃盜盛國陸審斯輝效相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

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詎論僚吏哉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歿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爲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入遇八克天授初爲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召授夏官侍郎判尚書事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謂

師德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原武縣男改左肅政御史大夫並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更封譙縣子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歷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諡曰貞葬給往還儀仗師德長八尺方口搏唇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見

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
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絜之乃
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
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
灑筆曰墨汗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
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
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
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
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

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鷲人
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
稱婁郝

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
若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
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邪

美汗分軒觀幽州諸督監日熈○宰卧世系表并憲

盪

觀于吳開示中為錄事○舊書開示中為錄事省少

隆○舊書卷八十四

唐書卷一百八考證

